

宝飞羽衣



金玉满堂



原著 曹雪芹
改编 竺少华
绘画 丁世弼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红楼梦》连环画目录

- (1) 乱判葫芦案 (5) 宝玉受笞 (9) 红楼二尤 (13) 黛玉焚稿
(2) 宝黛初会 (6) 二进荣国府 (10) 抄检大观园 (14) 查抄贾府
(3) 熙凤弄权 (7) 鸳鸯抗婚 (11) 潇湘惊梦 (15) 巧姐避祸
(4) 黛玉葬花 (8) 宝玉瞒赃 (12) 金桂之死 (16) 宝玉出走

宝玉出走 《红楼梦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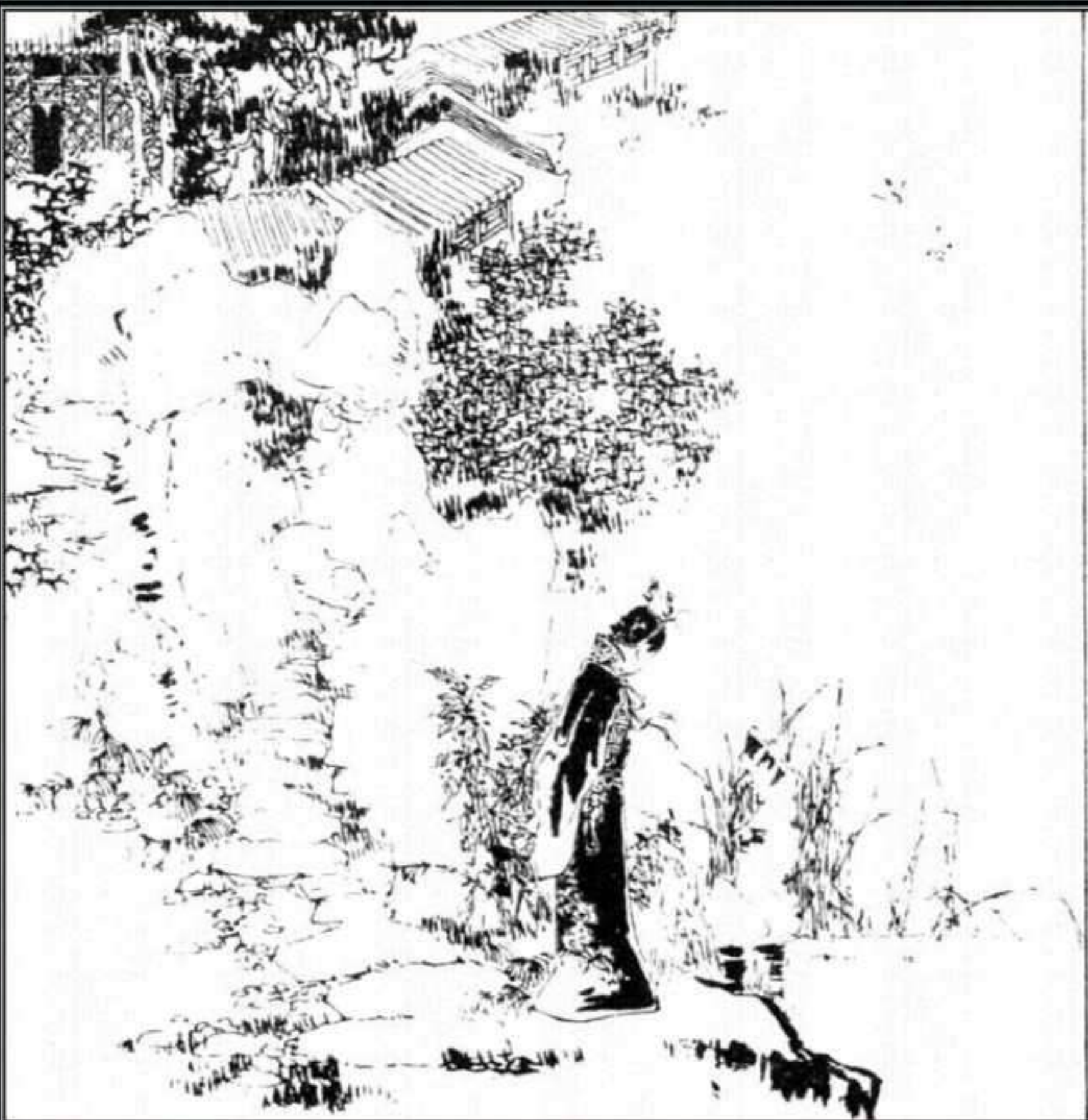
原 著	曹 雪 芹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改 编	竺 少 华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绘 画	丁 世 弼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封面画	戴 敦 邦	开本787×1092 1/64 印张 1 28/32
装帧设计	任伯宏 杨秋宝	1982年9月 第1版 1982年9月 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根相 任伯宏	印数 000,001—600,000

统一书号: 8081·13058 定价: 0.21 元

【内容提要】 本书根据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编绘。全书共分十六册，这是第十六分册。

宝玉对封建家庭逼死黛玉，拆散他们的婚姻，无比愤恨和悲痛。每当想起黛玉，就伤心落泪。他希望能与黛玉梦中一会，以倾吐内心的痛苦和不幸。后来，宝玉终于看透了这个家庭的虚伪、丑恶、残酷、腐朽的本质，借赴考的机会，毅然出走，离开了他所憎恨的封建大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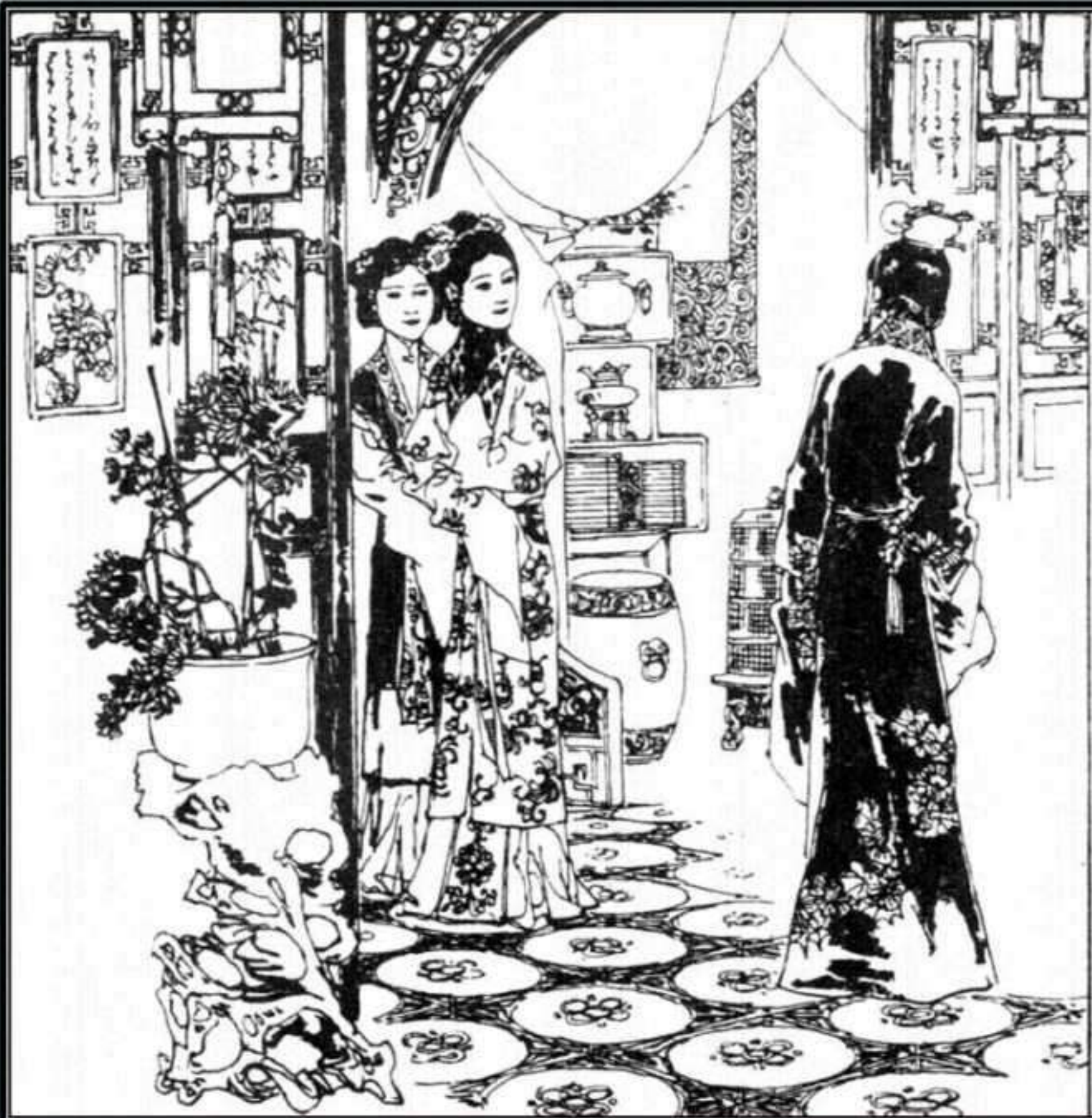
且說賈宝玉自林黛玉死后，终日无情无绪，虽有宝钗、袭人等日夜陪伴，百般劝慰解释，无奈宝玉只一心思念黛玉，心里总是郁郁不乐。





一日晚间，宝玉到上房请安回来，因想起黛玉，由不得悲从中来，一路上已滴了好些眼泪。

回到房中，見宝钗和袭人等说话，他便独坐外间纳闷。宝钗过来劝慰，宝玉趁机便说：『你今夜先睡，我要定定神，只叫袭人陪我略坐坐。』宝钗不便拗他，点头应允。





宝玉出来，轻轻和袭人说：『把紫鹃叫来，有话问她。她见了我，脸上总是有气，须得你去解劝开了再来才好。』袭人道：『你说要定神，怎么又定到这上头去了？有话你明儿问不得？』

宝玉道：『我就是今晚得闲。好姐姐，你快去叫了她来！』袭人道：『她不是二奶奶叫是不来的。』宝玉道：『所以得你去说明了才好。我知道她这样对待我，都为的是林姑娘。』





宝玉指指里间屋子：『她是我本不愿意的，都是老太太她们捉弄的。好端端把个林妹妹弄死了。就是她死，也该叫我见见，说个明白，她死了也不抱怨我！那紫鹃为她姑娘，也恨的我了不得。』

宝玉叹了一口气：『我如今成了一个负心的人了！你想，我是这样的人吗？晴雯是个丫头，她死了我还做了一篇祭文；林姑娘死了，我连祭都不能祭。』袭人道：『你要祭就祭去，谁拦着你呢！』





宝玉道：『我早就想做一篇祭文，哪知如今一点灵机儿都没有了，所以叫紫鹃来问问。虽说林姑娘所有东西，我都要了来，可你二奶奶总不叫动，不知什么意思。』袭人道：『谁恐你伤心罢了！』

宝玉又道：『我总是想不过来，林姑娘既是念我，为什么临死把诗稿烧了，不留给我作个纪念？好姐姐，你到底叫了紫鹃来！』袭人道：『她见了你也不肯说，倒不如等我寻个机会问她，倒可仔细。』





正说着，麝月来说：『天已四更，请二爷进去睡吧。』袭人便道：『有话明儿说吧。』宝玉无奈，只得进去，又向袭人耳边道：『这事好歹别忘了！』袭人笑说：『知道了。』一面说，一面送宝玉进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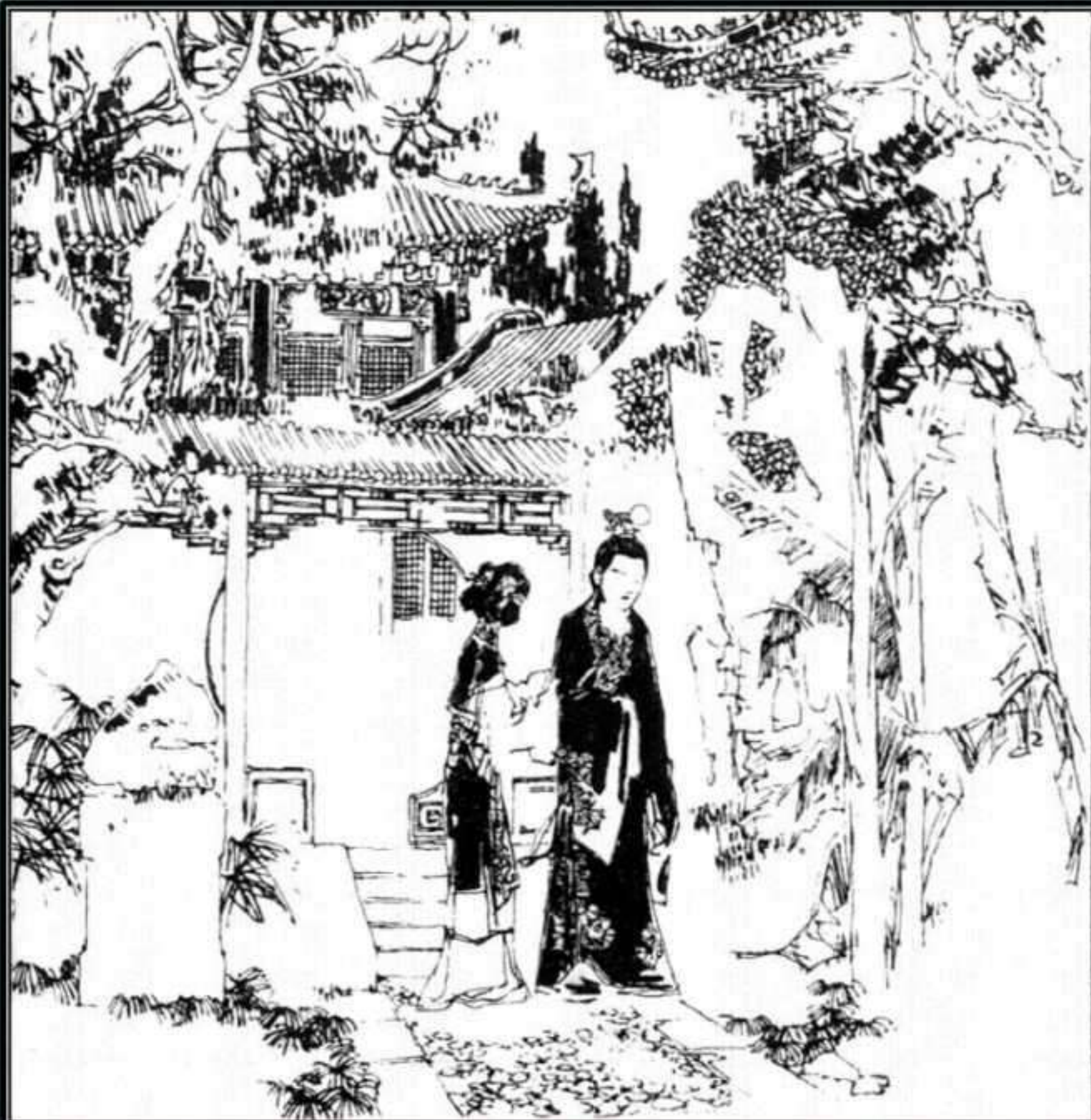
宝玉一夜无眠，次日是王夫人的生辰，家里少不得摆了几桌酒席。宝玉在席上不见了昔日姐妹，追思园中吟诗起社，何等热闹，自林妹妹一死，三妹妹出嫁，众姐妹风流云散，一日冷静一日。





想到此间，一时按捺不住，那眼泪便要流下来，恐人看见，便说身上燥得很，脱脱衣裳去，就离席去了。

只見袭人赶来，问是怎么了。宝玉因想到尤氏靠大观园住着，便道：『不怎么样，只是心里怪烦的。趁他们喝酒，咱们两个到珍大奶奶那里逛逛去。』袭人只得跟着。





走到尤氏那边，宝玉也不进去。因见两个看园门的婆子，便问道：『这小门开着吗？』婆子道：『天天不开，今儿因预备太太要用园子里的果子，才开门等着呢。』

宝玉慢慢的走到那边，果见腰门半开，才要进去，袭人忙拉住道：『不要去，园里不干净，别再撞见什么。』婆子们上来道：『如今这园子安静的了。我们摘花儿，打果子，一个人常走的。』





宝玉进得园来，但见满目凄凉，那些花木固然都枯萎了，更有几处亭馆彩色已经剥落。远远望见一丛翠竹，倒还茂盛。宝玉指着问袭人：『那不是潇湘馆吗？咱们过去瞧瞧。』

袭人慌忙说道：『天晚了，太太必定还等着吃饭，该回去了。』宝玉不言，找着旧路，往前急走，袭人只得跟着。



走近瀟湘館，宝玉忽然站住，似有所见，如有所闻，便问：『瀟湘馆有人住吗？』袭人道：『大约没有人吧。』



宝玉满腹狐疑，说：『我明明听见有人在内啼哭，怎么没有人！』袭人道：『那是你疑心。素日你来到这里，常听见林姑娘伤心，所以如今还是那样。』





宝玉听说，便滴下泪来，说：『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儿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别怨我，只是父母作主，又瞒着我，并不是我负心！』愈说愈痛，嚎啕大哭。

袭人正愁没法，只见秋纹带着些人赶来，对袭人道：『你好大胆！太太知道你和二爷到这里了，急的了不得，还不快回去！』宝玉犹自痛哭，袭人也不顾他哭，拉着就走。





袭人将宝玉送到王夫人那边，王夫人便说：『袭人！我素日因你明白，才把宝玉交给你，怎么今儿带他到园里去？他的病才好，倘或撞着什么，可怎么好？』袭人也不敢分辨，只低头不语。

宝玉恐袭人受委屈，说道：『我因为好些时候没到园里逛逛，今儿趁着酒兴走走，哪里就撞着什么了？』王夫人道：『不用说了。以后要逛，到底多带几个人才好。去吧，好好的睡一夜。』





宝玉回到房中，独自唉声叹气。宝钗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忧闷，又引出旧病来，便进里间，叫袭人来，细问她宝玉到园里的光景。

宝钗问明经过，佯作与袭人闲谈：『人在世上，有情有意，到了死后，各人干各人的去了。活人虽有痴心，死的竟不知道。况且林姑娘既说仙去，哪里还肯混在世上？』





宝钗这话原是说给宝玉听的。袭人会意，也说：『若说林姑娘的魂灵儿还在园里，我们也算相好，怎么从来没有梦见过一次？』

谁知宝玉听了，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哪一日不想几遍？怎么从没梦见？今日我从园里回来，她知道我的心，或者肯与我梦里一见。若无一梦，我便也不想她了。』





主意已定，便进里屋向宝钗说：『我今夜就在外间睡，你们也不用管我。』宝钗也不勉强他，只说：『你不用胡思乱想。我睡了，叫袭姑娘侍候你吧。』

宝玉听了，正合心意，等宝钗睡下，便叫袭人、麝月在外房另铺设下一副被褥，又叫人去瞧宝钗睡着了没有。宝钗故意装睡。





宝玉只当宝钗已睡着，便与袭人道：『你们各自睡吧，我又不伤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进去，只要不惊动我就是了。』袭人果然服侍他睡下，关好了门，各自安息。

宝玉见袭人走了，便轻轻的起来，暗暗的祝告了几句，方才睡下。起初再睡不着，以后把心一静，竟睡着了，却倒一夜安眠。





直到天亮，方才醒来，拭了拭眼，坐着想了一会，并无有梦，便叹口气道：『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宝钗反是一夜没有睡着，听见宝玉在外边念这两句，便接口道：『这话你说莽撞了。若林妹妹在时，又该生气了。』宝玉自觉不好意思，只得起来，搭讪着进里间来。





袭人听见两个说话，即忙上来倒茶。

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小丫头来问：『宝二爷昨夜睡的安顿吗？若安顿，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去。』袭人道：『你去回太太，宝玉昨夜很安顿，一会就过来。』

小丫头去了，宝钗连忙梳洗了，莺儿、袭人等跟着，便到王夫人这边来。王夫人问起：『宝玉晚上好么？』宝钗便说：『回去就睡了，没有什么。』王夫人才放下心来。





宝玉归房，因想：昨夜黛玉不来入梦，或者她不肯见我，不然，就是我的心太急了。便想了个主意，向宝钗道：『我昨夜在外头睡，似乎比在屋里还睡的安稳，我的意思，还要在外头睡两夜。』

宝钗明知他是为了黛玉，但想到他的呆性是不能劝的，索性叫他睡两夜，自己死了心也好。便道：『你只管睡去，我们拦你作什么？但只别胡思乱想的招出些邪魔外祟来。』





袭人在旁道：『依我劝，二爷还是屋里睡吧！外边一时照应不到，着了凉倒不好。』宝玉未及答言，宝钗却向袭人使了个眼色。袭人会意：『也罢，叫个人跟着你吧，夜里好倒茶倒水的。』

宝钗命麝月、五儿给宝玉仍在外间铺设了，又嘱咐两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点神儿。』两个答应着，出来看见宝玉端然坐在床上，闭目合掌，居然象个和尚一般。



一时袭人又出来照应，看见这般，却也好笑，便轻轻的说道：『该睡了。怎么又打起坐来了？』宝玉睁开眼看见袭人，便道：『你们只管睡吧，我坐一坐就睡。』



袭人说道：『因为你昨日那个光景，闹的二奶奶一夜没睡。你再这样，可不好！』宝玉料着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袭人又嘱咐了麝月等几句，才进去关门睡了。





哪知宝玉越要睡越睡不着。忽听院中一响，心里疑惑：『莫非林妹妹来了？』翻来复去，胡思乱想，五更以后，才蒙蒙睡去。

次日，宝钗、袭人起来，见宝玉尚睡，却也纳闷：怎么在外头两夜睡的倒这么安稳呢？及宝玉醒来，见众人都起来了，自己连忙爬起，细想昨夜又不曾梦见，可见是『仙凡路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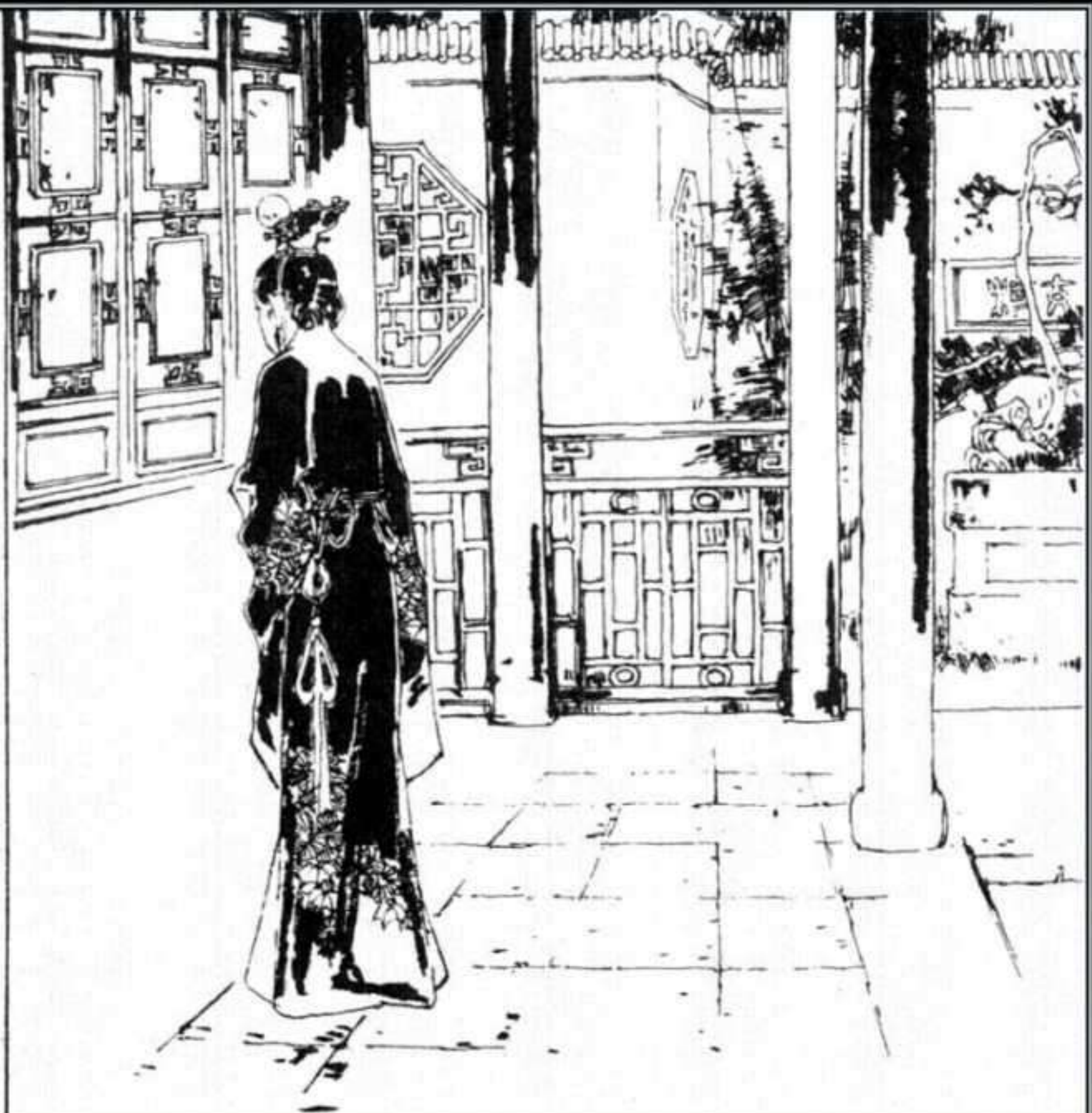




到了晚上，宝钗也不理他，只叫麝月等待候着，自己去睡了。宝玉见屋里人少，想起紫鹃到了这里，从没和她说句知心话儿，见了我冷冷的。想来自然是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缘故。

想到此际，不禁叹了口气：『唉！紫鵲，紫鵲！你难道连我这点苦处都看不出来吗？』因又想：『今晚他们睡的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这个空儿找她去，看她有什么话？』便轻轻的出了房门。





那紫鹃的下房就在西厢里间。宝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见里面尚有灯光，便用舌头舐破窗纸，往里一瞧，见紫鹃独自挑灯，呆呆的坐着。宝玉便轻轻的叫道：『紫鹃姐姐，还没有睡吗？』

紫鵲唬了一跳，怔了半日，才說：『是誰？』宝玉道：『是我。』紫鵲听着是宝玉的聲音，便問：『是宝二爷吗？』宝玉在外轻轻的答应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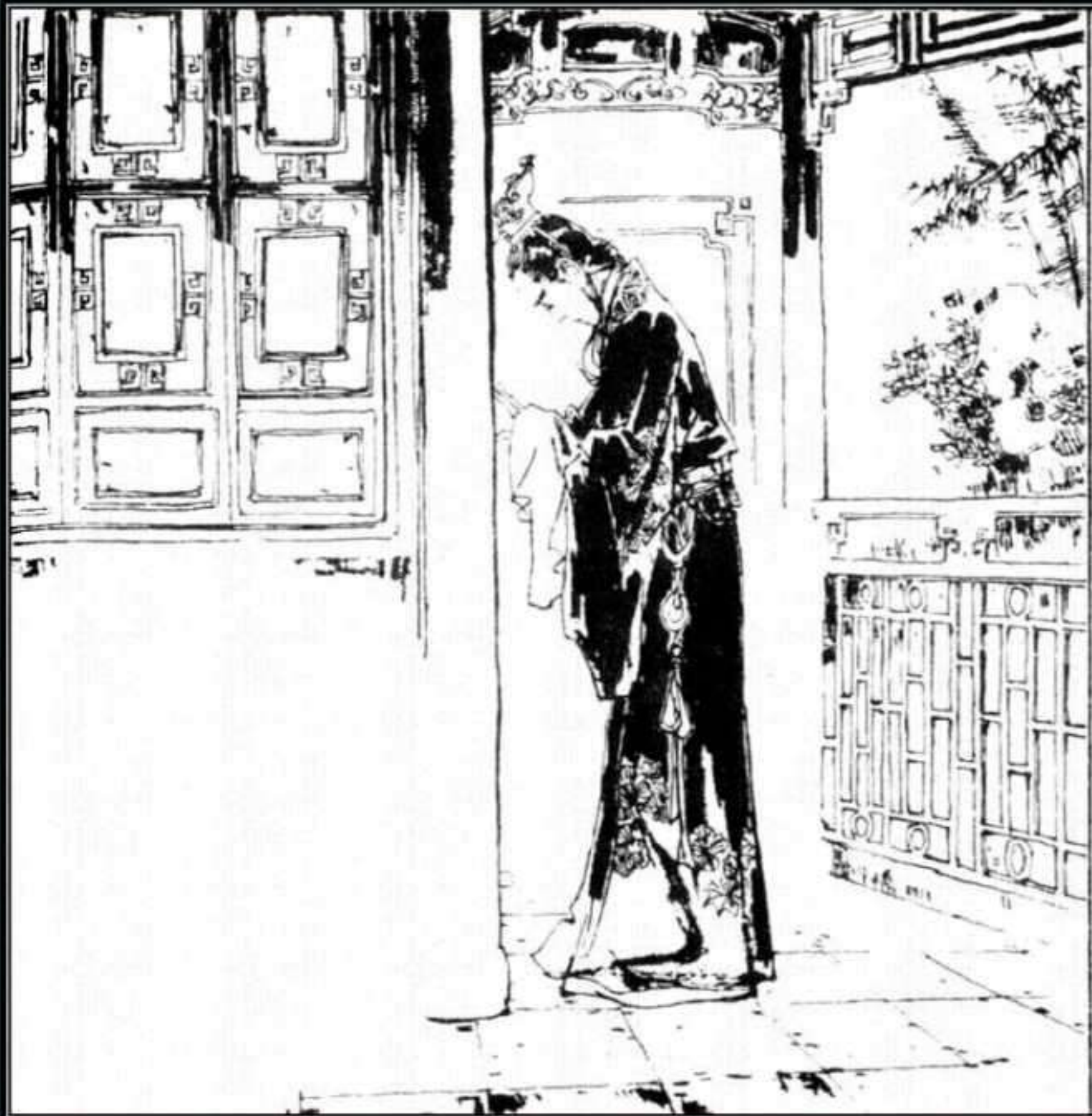




紫鹃问道：『你来做什么？』宝玉道：

『我有一句心里话要和你说，你开了门，说到你屋里坐坐。』紫鹃停了一会儿，说道：『二爷有什么话？天晚了，请回吧，明日再说吧。』

宝玉寒了半截，要进去，紫鹃不开门；欲要回去，这一肚子的隐情，还不曾说得半句，无奈说道：『我也没有多余的话，只问你一句。』紫鹃道：『既是一句，就请说。』宝玉反半日不言语。





紫鹃不见言语，知宝玉素有痴病，恐一时抢白了他，勾起旧病，便站起来，问：『是走了，还是傻站着呢？有话又不说，尽在这里恹人！已经恹死了一个，难道还要恹死一个吗？』

宝玉叹了一口气道：『紫鹃姐姐！你从来不是这样铁石心肠，怎么近来连一句话都不和我说了？我有什么不是，只望姐姐说明了，我死了也做个明白鬼呀！』





紫鹃冷笑道：『二爷就是这个话呀！』

这话我们姑娘在时，我也跟着听厌了；若是我有什么不好处，我是太太派来的，二爷回太太去，摆布我们丫头是不难的！』

说到这里，那声音便哽咽起来。

宝玉知她伤心哭了，急得跺脚道：『这是怎么说！我的事情，你在这里几个月，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就是别人不肯替我告诉你，难道你还不叫我说，叫我憋死不成？』说着，也呜咽起来。





宝玉正在伤心，忽听背后一个人道：
『你叫谁替你说呢？自己得罪了人，自己
央求呀！』宝玉吓了一跳，回头看时，原
来是麝月。

麝月又道：『我們紫鵲姐姐也太狠心了，外頭这么冷，人家央求了半天，连一点活动的气儿也没有！』紫鵲在里面接口道：『我早请二爷回去，有话明日说，这是何苦呢！』





宝玉还要说话，因麝月在旁，不好再说，只得同麝月走回，一面说道：『罢了，罢了！我今生今世也难剖白这个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罢了！』说到这里，那眼泪也不知从何而来，滔滔不断了。

宝玉回到自己屋里，只见宝钗已经睡了。宝玉也知宝钗装睡。却是袭人说了一句道：『有什么话，明日说不得？』巴儿跑到那里去闹，闹出……』宝玉也不答言，袭人便打发他睡下。





这里紫鹃被宝玉一招惹，越发心里难受，思前想后：『宝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明白，众人弄鬼弄神办了；后来宝玉明白了，旧病复发，时常哭想，并非忘恩负义，只可怜我们姑娘无缘。』

又想：『人生缘分，都有一定。在事情未定时，大家痴心妄想，到无可奈何，死的倒也算了，可怜活着的苦恼伤心，无休无了。倒不如无知无觉，倒也干净！』想到此处，一片酸热之心，顿时冷了。





那宝玉因思念黛玉，连日盼得一梦，不想总未如愿。又被紫鹃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终日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也不言语，只是呆呆的，竟有前番病的样子。

王夫人、宝钗等急得手足无措，只得又请了前番的毕大夫来，连日诊视服药，方渐渐的复原起来。





哪知宝玉病后，虽精神日长，他的念头越发奇僻了，竟把红尘看破，不但厌弃功名仕进，把那儿女情缘也看淡了，开口巢父、许由，闭口伯夷、叔齐，把那些出世离群的书，细细玩味。

再说贾政自贾母死后，一直在家守孝。一日，与清客程日兴闲话，贾政提起家运不好，一连死了好些人口，贾赦、贾珍又在外头，家计一日难似一日，将来如何是了。





程日兴道：『我在这里好几年了，也知道府上的人，哪一个不是往自己家里拿，府上自然是一年不够一年了。』贾政点头道：『先生有所不知！不要说外人，就是自己的侄儿也靠不住！』

贾政想起贾赦不知几时遇赦，贾母的灵柩久停寺内，终不放心，趁现在丁忧无事，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贾琏来商议。贾琏便道：『老爷想的极是。只是办这件事也得好几千银子。』





贾政道：『我的主意定了。我想好几口棺材，我一个人怎么照应得过来，想把蓉哥儿带去，况且有他媳妇的棺材里头。还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遗言。这项银子，只好在哪里挪借几千。』

贾琏皱眉道：『如今人情淡薄，一时是借不来的，只好拿房地文书出去押去。』贾政点了点头，又嘱咐了贾琏在家谨慎办事等话。贾琏答应了几个『是』，便退出来，筹划银钱去了。





贾政便告诉了王夫人，叫她管好家。

自己择了长行的日子，又交代贾琏：『今年是大比之年，环儿是有服的，不能入场，务必叫宝玉同着兰儿考去，能够中一个举，也好赎一赎咱们的罪名。』

贾政又吩咐了在家的人，说了好些话，才别了宗祠，发引下船，带了林之孝等而去。





宝玉送了贾政回来，拿着一篇『秋水』细玩。宝钗见他看的得意忘形，走过来看，见是这个，细想：『他只顾把這些出世离群的话当作一件正经事，终久不妥！』便坐在宝玉旁边，怔怔的瞅着。

宝玉见她这般，便道：『你这又是为什么？』宝钗道：『我想你我既为夫妇，你便是我终身的依靠。论起荣华富贵，原不过是「过眼烟云」；但自古圣贤，总以人品根底为重……』





宝玉也不答言，只有仰头微笑。宝钗又劝道：『你既理屈词穷，我劝你从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从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

宝玉点了点头，叹了口气，说道：『一第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倒是你这个人「从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却还不离其宗！』





宝钗未及答言，袭人过来说道：『刚才二奶奶说的古圣先贤，我们也不懂。但二奶奶替二爷在老爷、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爷不以夫妻为事，也不可太辜负了人心。』宝玉听了，低头不语。

袭人还要说时，只听外面脚步声响，隔着窗户问道：『二叔在屋里吗？』宝玉听是贾兰的声音，便站起来笑道：『你进来罢。』





贾兰进来，笑容可掬的给宝玉、宝钗请了安，便与宝玉说：『爷爷走时，叫咱们好生念书，这次务必要进场去呢。叔叔这阵子只怕总没作文章吧？』

宝玉笑道：『我也要作几篇熟一熟手，好去诓个功名。』贾兰道：『叔叔既这样，就拟几个题目，我跟着叔叔作，也好进去混场。别到那时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话。』宝玉道：『你也不至如此。』





宝钗见他爷儿两个谈得高兴，便仍进屋里去了，心中细想：『宝玉此时光景，或者醒悟过来了。只是刚才说话，他把那「从此而止」四字单单的许可，这又不知是什么意思了？』

宝钗尚自犹豫。惟有袭人见宝玉爱讲文章，提到下场，更又欣然，心里想道：『阿弥陀佛！好容易讲「四书」似的才讲过来了！』





一时，贾兰回去，宝玉笑嘻嘻走进来，便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叫麝月、秋纹等都搬了搁在一边。

宝钗见他这番举动，甚为罕异，便欲试探他，笑道：『不看它倒是正经，但又何必搬开呢？』宝玉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





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的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

那袭人此时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便悄悄的笑著向宝钗道：『到底奶奶说话透彻！只一番话，就把二爷劝明白了。就只可惜迟了一点儿，临场太近了！』





宝钗点头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数，不在用功的迟早。但愿他从此一心走在正路，把从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好了！』见房里无人，又悄说道：『就怕又犯旧病，和女孩儿们打起交道来。』

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如今算來，只有鶯兒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着小丫頭們服侍就夠了，不知奶奶心里怎麼樣？』寶釵道：『你说的极是。』





那宝玉却也不出房门，天天只差人去给王夫人请安。王夫人听见他这番光景，那一种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

这一日夜里，宝玉正在静室用功，只听见里头乱嚷：『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头发都铰了，到邢、王二夫人那里去，要求容她做尼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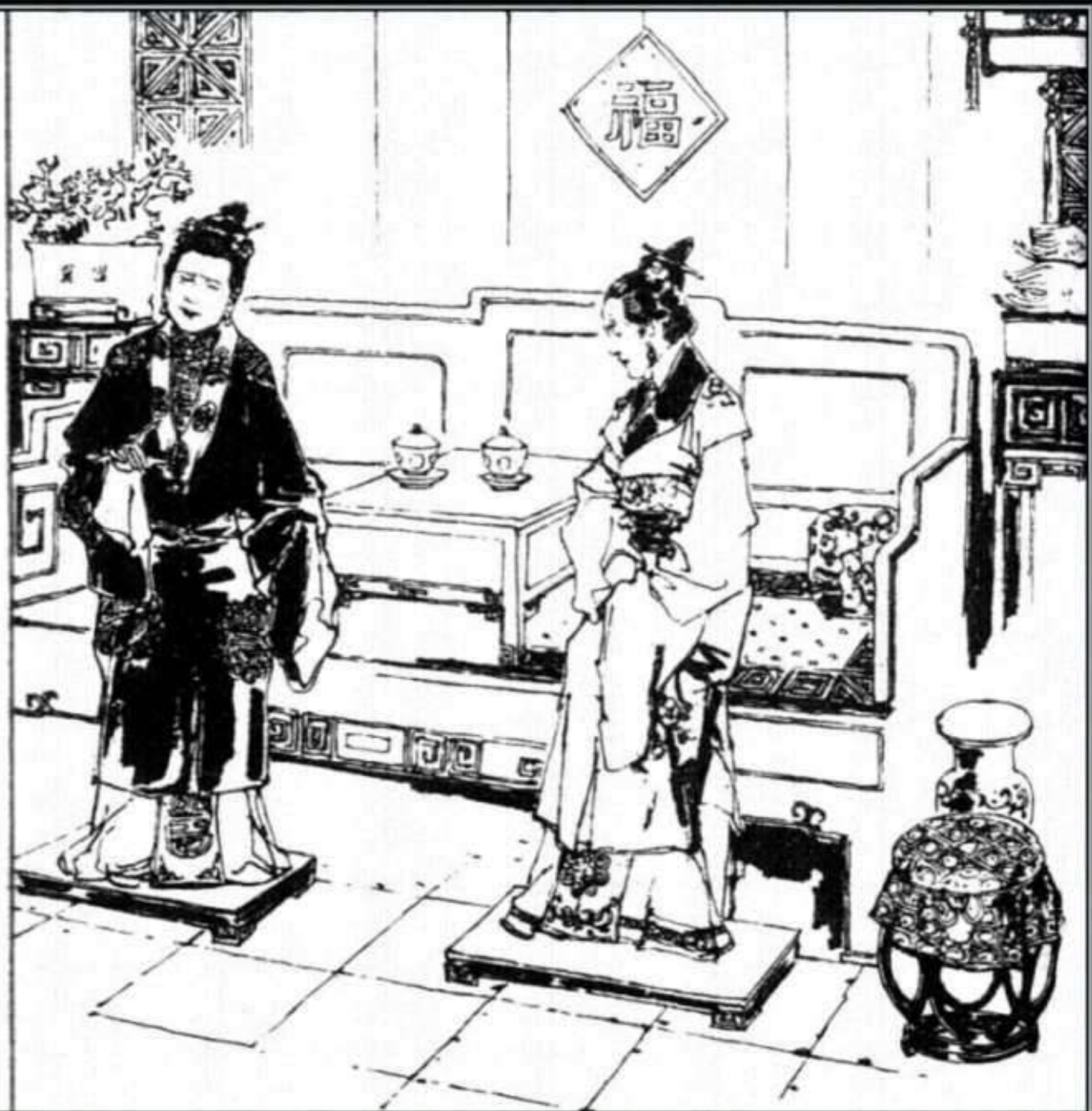




黛玉校書
寶玉急忙赶到上屋來。只見邢、王
二夫人正在劝惜春，无奈惜春主意必要
出家，若是不放她出去，便给她一两间
干净屋子，给她诵经拜佛。

尤氏怕惜春寻死，自己便硬做主张，说：『这个不是，索性我担了吧！说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的她出了家！若要到外头去，断断不可；若在家里呢，太太们都在这里，算我的主意吧。』





邢、王二夫人明知也难挽回，只得说：『姑娘执意如此，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算了姑娘的静室。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她们来问。若愿意跟的，就讲不得说亲配人；若不愿意跟的，另打主意。』

袭人立在宝玉身后，想来宝玉看见惜春出家，必要大哭，岂知宝玉叹道：『真真难得！』宝钗虽不言语，遇事试探，见他执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泪。





王夫人便问彩屏等人：『谁愿跟姑娘修行？』彩屏等人回道：『太太们派谁就是谁。』王夫人知道不愿意。

王夫人才要叫了众丫头来问，忽见紫鹃走上前来，跪下回道：『刚才太太问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着怎么样？』王夫人道：『这个如何强派得人的？谁愿意，她自然就说出来了。』





紫鵲道：『我有句話回太太：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真正恩重如山，她死了，我恨不得跟了她去。如今四姑娘要修行，我求太太們將我派了服侍姑娘，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

宝玉听到这里，想起黛玉，一阵心酸，眼泪早下来了。众人才要问他时，他又笑着走上来说道：『我不该说的。这紫鹃蒙太太派给我屋里，我才敢说：求太太准了她吧，全了她的好心。』





王夫人道：『你头里姐妹出了嫁，还哭得死去活来；如今看见四妹妹要出家，不但劝，倒说「好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宝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经准了的，四妹妹也是一定的主意了？』

王夫人不觉掉下泪来。李纨竭力的劝说，又说：『紫鹃的事情，准不准，好叫她起来。』王夫人道：『什么依不依？横竖一个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过来的！可是宝玉说的，也是一定的了！』





紫鵲听了磕头。惜春又谢了王夫人。

紫鵲又给宝玉、宝钗磕了头。宝玉念声：

『阿弥陀佛！难得！难得！不料你倒先

好了！』

因時已夜深，宝玉请王夫人安歇。李纨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暂且服侍惜春回去。





过了几天，便是场期。别人只知盼望他爷儿两个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了，只有宝钗见宝玉的功课虽好，只是那有意无意之间，却别有一种冷静的光景，反不安起来。

次日，宝玉、贾兰过来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嘱咐道：『你们爷儿两个都是初次下场，但是你们活了这么大，并不曾离开我一天。今日各自进去，举目无亲，须要自己保重！』说着，不免伤心起来。





宝玉过来跪下，磕了三个头：『母亲生我一世，我也无可答报。只有这一入场，用心作文章，中个举人出来，那时太太喜欢，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一辈子的不好，也都遮过去了。』

王夫人听了，更觉伤心：『你有这个心，自然是好的，可惜老太太不能见你的面了！』宝玉说道：『老太太见与不见，总是知道的，喜欢的。既能知道了，喜欢了，便是不见也和见了的一样。』





宝玉起来，向李纨作了一个揖，又走到宝钗跟前，深深地作了一个揖：『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着太太。听我的喜信儿吧！』宝钗道：『是时候了，你不必说这些唠叨话了。』

宝玉道：『你倒催的我紧，我也知道该走了！』回头见众人都在这里，只没惜春、紫鹃，又道：『四妹妹和紫鹃跟前，替我说吧。』众人见他的话，又象有理，又象疯话。便道：『外面等你呢，快走吧！』





宝玉仰面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闹了！』众人也都笑道：『快走吧！』独有王夫人和宝钗两个倒象生死离别的一般，那眼泪也不知从哪里来的，直流下来。

看看到了出场日期，王夫人只盼着宝玉、贾兰回来。等到晌午，不见回来。王夫人、李纨、宝钗着忙，打发人到下处打听。去了一起，并无消息，连去的人也不来了。三个人心里如热油煎熬。



等到傍晚，贾兰回来，也不及请安，便哭道：『二叔丢了！』王夫人听了这话，怔了半日，也不言语，便直挺挺地躺倒床上。众人齐声哭叫，方叫醒转来。



王夫人哭着，问贾兰：『你和二叔同去的，怎么他就丢了？』贾兰回道：『今儿一早，二叔的卷子就做好了，他交上考卷先离开考场。等我交卷出来时已不见他人影，四处寻无着落。』





王夫人听罢大哭起来。宝钗心里已明白八九分。众人不等吩咐，分头各处寻找。贾兰还要自己找去，王夫人拦住道：『我的儿，你二叔丢了，还禁得住再丢你吗？你歇歇去吧。』

一连数日，外出寻找宝玉的，都回说找不着一点踪影。王夫人悲伤得饮食不进。薛姨妈、薛蝌、史湘云等，接二连三地过来请安劝慰。外面有家人来报：『三姑奶奶自海疆回来，明日到京。』





第二天，果然是探春回来了。众人把她迎到屋里，只见她服采鲜明，比先前更加好看。探春见王夫人形容枯槁，惜春已是道姑打扮，又听说宝玉失踪，禁不住失声痛哭。

这一夜直到五更天，忽然家人们来到二门报喜。王夫人打量宝玉找着了，便喜欢的站起身来问：『在哪里找着的？快叫他进来！』





家人回道：『宝二爷高中了第七名举人，兰哥儿也中了一百三十名举人。』王夫人道：『宝玉呢？』家人默然无话。李纨虽是心下欢喜，但不敢喜形于色，便上前扶王夫人坐下，劝慰一番。

忽听外头焙茗嚷道：『我们二爷中了举人，是丢不了的！』众人问他：『怎么见得？』焙茗道：『一举成名天下闻！如今二爷走到哪里，哪里就知道的，谁敢不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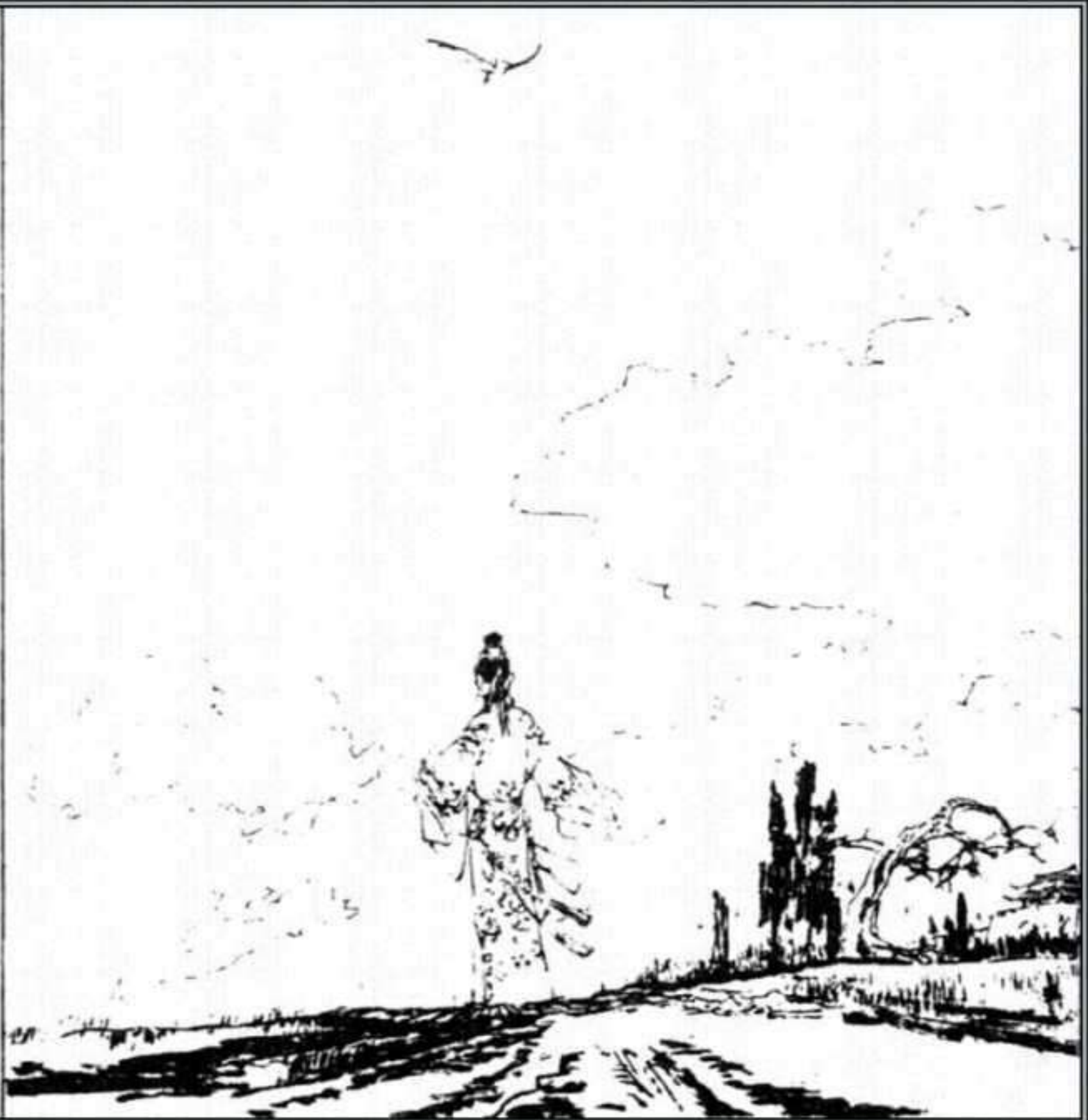




众人都说：『这小子虽没规矩，这句话是不错的。』惜春道：『这样大的人了，哪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了世情，入了空门，这就难找了。』这话又招得王夫人大哭起来，宝钗听了不言语。

过了不久，贾赦、贾珍蒙皇上恩赦回家，接着贾政、贾蓉葬好了贾母等，也回到家里。自此贾府虽是合家团聚，却因家业衰落，宝玉失踪，感到甚是凄凉。





一日，有音信报到贾府，说是在金陵郊外，有人看到宝玉。但见他一番和尚打扮，及上前问话时，那和尚只是微笑点头，也不答话，后来便不知去向。

紅雲山志
卷之八